

誠齋集

三二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一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太孺人劉氏墓誌銘

吾州鄉貢進士胡錢與其弟太學待補生問自瑤
環瑜珥衣文祿時已嬰陟岵之戚惟胡氏有西昌
黃漕之胡有廬陵值夏之胡錢之先諱衍第慶曆
十一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者黃漕之胡也近世
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公值夏之胡也二族
同源而異委皆為吾州名族而錢問以偃子而孤

人謂是家其不競矣夫則有賢母以母之鞠兼父
之訓倒囊肱麓一簪不留盡用以招聘一郡之明
師遠方之良朋以儒其二子二子少長雋聲四馳
之學韓如淳熙十年錢貢請太常問亦婁中待試
太學生負明年 壽聖皇太后聖壽邛隆

天子率百官奉玉卮上千萬歲壽上自公卿大夫
下逮士之賞與計偕者其父母皆行封有差於是
錢之母錫紫告象軸封太孺人又三年 光堯大
上皇慶壽湛恩加賜冠帔於是里之人喟曰微此
母孰才是子微此子孰祉是母二子乃取

綸言子與賓興身逢休慶之詞作堂奉親扁以逢
慶良齋尚書謝公特書以記其事乘成先生監丞
周公大書以揭其扁少傳大觀文左丞相益國周
公賦詩以侈其榮一時名勝和者山則歲時二子
及婦若孫百拜於庭升堂上壽芝蘭相輝俎壺即
叙太孺人朱顏鶴髮正坐舉觴觀者豔焉一日御
板輿升軒盛服徃外家留連竟日與諸戚屬款
語特異平時周諄若遠別者暮歸又與婦子談外
家事甚悉詰朝夙興盥漱冠衣危坐忽若得疾人
無覺者問家人子曰日將午否曰過午矣即奄然

而逝實慶元戊午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六太孺人姓劉氏吉之大和人也父諱獬左奉議即通判德慶府太孺人自幼柔惠警敏父授以孝經論語孟子一過能誦略通大義終身不忘父愛之異諸女擇對得邑子胡著字懋仲即以女焉懋仲茹古績文士友推表於是胡氏劉氏兩族皆以文儒相高以詞鋒相摩州閭敬焉無祿懋仲蚤世而太孺人迪子能家自苗而實將芥而溥君子以為難太孺人經理家政有條于儉于勤初約終豐視前過之無不及者然天性急義銖視貨寶雍內

睦外宗附媿懷孰兒而孤我與室之孰女而娶我
與嫁之孰寒孰飢穀之絲之晚好浮屠書若有得
者常語家人子曰吾他日當無疾而逝已而果然
二子四孫長曰天麟中待補大學生四女孫長適
進士劉處愚餘皆幼後二年其歲庚申其月中呂
其日丙申其縣吉水其鄉中鵠其原楊梅太孺人
葬焉先是錢與問以奉直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黃公夏之狀來謁銘銘曰

天孫雲機織錦為詞如綸如絲挂棟蘭梁荷蓋為
堂龍炙玉漿有軒斯魚有絲斯裾壽觴斯愉胡松

胡椒言闕其丘言千其秋

節婦劉氏墓銘

予亡友安福西溪先生劉君彥純育德丘園遁光
闕芬孝友忠信茂于家庭藹于州里聞于冕旒溥
熙聖人駿發書詔褒嘉幽潛表厥門閭用旌高蹈
先生既沒其名益尊其善彌章過其門而聞誦弦
之聲登其堂而薰雍睦之風遇諸塗而遜行臨乎
財而遜得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家子弟也然未
足觀先生之化也先生有女生長見聞饗義服仁
襲禮安詩自毀齒時不待姆訓不繇師誨有齋且

淑宗婦詠贊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女也然未足
觀先生之德也後數十年則聞安福彭氏有節婦
劉其姓有予聞而驚異焉一日有客自彼來者問
以劉節婦者為誰曰同邑人士彭雲翼之妻應時
之母而西溪先生之女也予曰其節何居曰劉之
婦于雲翼也春秋二十有三至其廢也二十有六
其沒也一星終者五始其夫以苦學屬疾授室三
年竟不起云是時舅姑俱存而子未晬也里之人
曰夫亡疇依子幼疇希是能安其室而疇歸乎夫
人聞之曰曾謂世無共姜婦皆文君乎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則嚮者珥以葬其夫祝鬢髻以訓其子
潔蘭膳以奉其舅姑至於吉蠲蘋蘩經紀生業不
懈益勤不約益豐買書充棟秩賓滿座明師諒友
自遠雲集子學日新子譽日聞於是周急施惠拊
生收死族親表裡成被庶賴至其自奉荆釵葛製
嚮水脫粟蕭然一窶人子也夫人一女子耳而彭
氏之烝嘗託焉父母託焉子孫託焉而其身則四
十年無儷而安焉茲不謂節婦而謂之何哉予於
是毛髮盡豎胸臆憤發不覺起立而長太息曰伯
夷家兒無奪席后稷之孫無情穡非其性有乎爾

則亦習有乎爾故不知西溪之德者蓋亦無觀其人而觀其子弟無觀其子弟而觀其女乎可謂今之宋伯姬陳孝婦也已夫人一子即應時也秋闈三預侍談太學生負之選一女適進士羅日新孫女一人許嫁歐陽三傑夫人沒于慶元五年八月乙酉葬以明年十月己酉鄉曰慶雲山曰潭北先是具孤應時以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事歐陽俱之狀來請銘予與西溪先生友且親非予銘之而誰也銘曰

嗚哉二親一嬰夫也不存嗟未士人言營其

身而當其門胡寧有旻言遺之屯烈彼松筠外鑠
霜冰上貫月星彭氏有祀西溪有子維節婦之題

陳養廉墓誌銘

天下有獨立之士乎無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若永豐陳生懋簡者其庶幾乎邑之里曰沙溪故
有六一先生祠堂久而圯圯而莫之葺葺與不葺
不校也而生一日過之若大戚焉獨奮而葺之新
而大之予聞而嘉之曰此庶幾所謂獨立之士也
非乎或曰此士之細也奚嘉焉曰漢世春秋之學
嘗尊公羊矣又嘗尊左氏矣時之所尊勢之所歸

也歸乎彼必叛乎此在彼無歸在此無叛其獨立之士也歟陳生是已生字養廉懋簡其名也世居吉之永豐曾祖言祖深老略俱不仕養廉幼敏慧意趣磊落少長勵志問學從試有司累無遇則喟曰經不耕不得道田不耕不得食是可一廢乎每讀書小極則取陶朱治生之書而考問焉晝雨于田宵雨于簡編經史內飲食貨外羨卒擅一鄉士農之羸然營以胼胝享以錙撮積以豆區施以庾釜遭父喪及葬送車數十百兩母夫人春秋高養志養体情之兼隆食上必察所膳食下必請所與

先意將迎先事貯儲擇地爽塏築室廣深九數百
楹娶兄弟子姪無得異居無不合食爾學於斯爾
稼於斯宅里冲裕親庭怡愉鄉人儀之罔陷非義
其子自伯虎而下競爽有令質可才可儒則擇明
師以迪之厚禮幣以資之今皆有稱復命伯虎築
一精舍不囂不塵度書於間其專其勤艮齋先生
謝公扁曰立齋以勗之云歲辛卯大侵繡漕者流
乘之蘊年官勸之分則上其佑以浚民養廉痛下
其佑遠至旁郡異縣咸賴以活百里之內疾者藥
死者藏婚者不失時緩急叩門不以在亡為辭不

以有無為解養廉既一新六一先生之祠大夫士
翕然稱之適新太守方侯崧卿下車聞之馳書致
禮且諭瀧岡阡無恙否亟出公有屬邑尉陳元勳
汎除焉又請養廉贊之養廉欣然曰吾志也即盡
力佐費屋廬垣墉是葺是周是堅是飾工告成而
養廉以疾逝矣蓋紹熙二年八月一日也享年六
十有五娶徐氏先卒八子長伯虎也次朔大度大
明大用大中大雅大敏二女適進士徐少逸鄉貢
進士毛作賓孫男十六人無悔僉無偽無莫介無
咎無勉無伐會弁無已無競無倦無遺無惑女四

人俱幼其來年正月辛酉諸孤葬養廉于邑之明德鄉沙溪里之塘原予嘗以羅椿之請為養廉記六一先生祠堂之役矣今其孤又以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狀因予猶子壽森來請銘銘曰

道初一源派百其川自百而千以燕伐燕六一皇
皇仁義其相金玉其章與韓相望祠之奚巍莫祠
奚卑陳生其嘻其梧其枝有為為之無為不為陳
生不知知者其誰

大恭人董氏墓誌銘

孝婦董氏衢之西安人贈奉直大夫劉公諱蘊之
妻朝請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穎之母也初皇姑某氏性嚴且急里人以為難事
惟夫人能得其懽心姑被末疾起居飲食非人不
動夫人夙興問安否退區處月用復適姑所掖以
興為之衣服率家人舁置便坐理髮釵面具藥餌
胹膳飲節寒煖而進之且代之手七筋間則虞侍
左右至夜寐始敢休息抑搔苛癢澡沐垢汗罔弗
躬者每有肴棧必導其旨日密為貯儲問所欲而
敬薦之如是八年猶一日叔姒姑之猶子也前輒

麾郤曰大婦事我有和氣無倦色吾心安焉顧謂夫人汝盡孝他日子孫必孝汝姑疾竟不起其父母皆年無恙每語夫人吾女不幸久嬰沈痼夫人事之孝雖死吾無恨恨無以報夫人天必能為我報之姑之弟兄來過夫人出拜輒引避或不覺膝為之屈曰夫人事吾婦孝莫能報其敢辱尊禮以重吾過夫人無勤願厚自愛當必享後福姻族敬慕鄉里稱願教其女婦必以夫人為言夫人之先好善樂施鄉人以佛稱之夫人生而家已貧婦劉氏又貧以家婦任家政艱難辛苦有人所不堪

者烹飪滌濯織紝縫靡不親之劉自五季居西
安之潘村世服田畝奉直公始入小學簞瓢不能
自給先進多憐而教之或與之訓章蒙而受業焉
自是敦學于外惟歲時歸覲其親家事一不暇問
蓋二十餘年遂以賢能薦於鄉上書

天子又免鄉薦學成行尊為鄉國善士後輩多師
從之奉直公所以能志內顧之憂得一意於學既
以美其身又以淑其子皆夫人之助也姑之沒十
年少卿君甫冠遂以進士起家夫人享其養蓋三
十有六年累封至太恭人晚歲歲益康寧面有孺

子色步履啖啜如少壯自少卿君入官中都出使
右輔江淮迎侍板輿幾徧東南居處膳服之奉燕
游登覽之勝子婦孫曾扶床坐膝朝夕笑語嬉戲
之樂皆人所難全者人以夫人壽考安榮為孝感
之報夫人雖未嘗習知圖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
於義承賓祭穆姻族交鄉鄰待奴隸誠敬恩意無
不曲盡事有是非立語可決人有善為之喜躍不
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自其貧時或告
之急解衣推食惟恐後少卿君仕有餘俸率推以
補不足皆夫人之志也姻族家事有疑必於夫人

謀之可否斟酌咸服其當鄉鄰之至者無老幼必請拜夫人以得見言色為喜幸資勤儉至老未嘗一日晏起服新屨不常御食多品不辨嘗間輟以與僮御人謂夫人以養福夫人曰吾知不忘其初少卿君不擇仕宰卅縣佐莫府治賦調兵備嘗險阻後所歷多劇煩夫人念其勞而勉其忠在官下未嘗問外事惟以寬刑罰恤貧弱成就寒賤為訓素少疾一旦暴下顧謂家人曰吾平生六腑堅壯今若此吾其死矣家人曉譬之笑曰不然夜半啜粥晨起飲湯復小卧奄然而逝享年八十一初少

卿君解褐為漂陽簿始奉重親至建業仰斗食泊
夫人再至視舊什百甚自慰悅乃終始于是喪車
東歸幾二千里皆少卿君舊所臨者官吏迎矛相
屬人士老至老奔走塞塗觀瞻嗟嘆至於泣下可謂
五福備順生榮死哀也已男三人長即少卿君次
顥次頎女二人孫男七人長強學迪功即新全州
清湘縣主簿次正學迪功即潭州寧鄉縣主簿次
務學餘未名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八人其卒以紹
熙三年六月十八日少卿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
合葬于奉直公之兆實其邑靖安縣濟川里蔣家

塢云將辟遣一个走書二千里以朝散大夫權知
惠州陸律狀來請銘于万里万里與少卿君最故
且同官于金陵雖未致升堂之拜然嘗置生芻送
美檟銘其敢辭銘曰

宋有孝婦有孝無古有痛其姑得婦不痛指不挾
匕甬我之指身不屈伸甬我之身三千朝夕不懈
彌力姑瞑而神請于帝旻報以榮光禴伏伊煌報
以耄耄壽開秩伊九報以子孫是生名卿天表此老
式是東土爰碣其窀俾夜作晨

夫人張氏墓誌銘

予頃職在太史當世之孝子慈孫不以予不能文
徃徃詭以銘狀其先世鉅人長德之功行用諗于
後千年者予欲拒得而拒哉如莆田大丞相魏國
陳公樞密權公資政胡公或以知己或以師友或
以其孫子契好皆欣然為之落筆既歸自江左得
臂痛之疾且心罷於績文囊研櫛筆今數年矣予
予七友之子劉庭杞一日犯風雪款予門踞而請
曰庭杞知先生以作文為諱然有士友廖執中自
長沙走數百里以來屬庭杞以其母夫人藪而未
葬非不葬無以葬也今天下名能文詞不在誠齋

先生乎妣氏不得先生銘之其何以葬惟先生動
心焉予曰諾今三年矣丙辰八月望庭祀再至予
迎勞之曰子不趣廖氏銘詩乎再拜曰幸甚則因
其携至朝請卽新通判袁州曾光祖之狀而序次
焉夫人張氏湘潭人也祖大任貢上舍嘗注春秋
學子爭傳之父擘迪功卽能傳業夫人鬢而敬言敏
笄而婉孌授孝經女訓於其祖略通大義攸縣人
廖君主簿聞其淑問以次子天經請昏入門而娣
姒咸喜既饋而尊章昏慶鷄鳴盥漱勤以先衆著
簪大布儉以率下每遇秋罷必勉其君子以下粟

之佑用活捐瘠道無殍者主簿既沒又勉其君子
以悌于同產貨不已豐食不已獨再閱一星乃如
一日艮齋先生謝公嘗銘廖氏先阡深喟其奕葉
之雍睦云夫人尤喜教子為其子聘明師徠益友
延名勝賓客輯集川至林立講習洋洋夫人嘗曰
鬢鬢秩薦實心慕之陶嫗何人哉年五十一終于
紹熙辛亥孟冬之晦前一日敢塗于來年之季秋
葬于乙卯二月五日鄉曰清陽里曰宣化原曰曹
衝男女六人執中用中致中皆業進士有稱用中
為季氏後云女適成忠郎監處昌軍廣昌縣酒稅

李希道進士譚知言季尚幼銘曰

彼儒者子嬪于斯士同德有煒維詩及禮治爾子
孫無念爾親聿脩厥身對于母勤詩禮一卷爾會
爾剛匪懈爾裘用載爾綯

夫人左氏墓銘

乾道戊子士友劉彥純嘗與予語州里儒家者流
其子孫能世其業者鮮焉因及永新譚氏曰是儒
其躬者四世矣未幾譚君微仲以彥純書來屬予
記其一經之堂又書其桂林精舍之扁未幾又識
微仲之弟明仲於行在所之客舍自是予與譚氏

子弟遷往今年九月朔予族弟奎來請曰微仲之
李子鳳能世微仲者也其家無祿以紹熙五年十
二月某甲子喪其母以今年十二月某甲子襄事
敬介奎以謁於兄有明仲之狀在願徼福於兄乞
銘以託不齎則序而銘諸夫人姓左氏世為吉之
永新人父時彥紹興間為鄉里儒宗晚以累舉得
官終於安遠丞以奉議即致其仕夫人之生穎異
絕群奉議公竒之每語所親曰欲為是女擇對未
見可者其所親曰姑徐之是時邑里先進譚公致
政朝奉諱其名能文詞妙齡鄉賦薦名既以累舉

得官不願仕後與子者從也游者奉議公亦在焉致
政之子長諱某蚤策上策終官朝奉郎子景先即
明仲今為朝散大夫昌化軍次諱觀復觀復之長
子諱吉先微仲其字也微仲嗜學為文下筆不休
奉議公見之欣然曰是子非池中物吾得佳壻矣
遂以夫人歸之夫人之歸也當致政朝奉公太耄
康強群從叢居不啻千指夫人平心以處一無間
言朝奉公喜曰吾家得此孫婦譚氏其昌乎夫人
聞之不矜不懈事姑尹晨夕側立無媚容視姑顏
色愉悅夫人始喜不然徐請曰得無有不可於意

者姑見妯娌必稱夫人之賢常俾諸婦視以為矜
式久之朝奉公及舅姑相繼即世夫人送終無一
不盡時節烝嘗必痛哭流涕聞者惻楚夫人既荐
履艱疾覺生理寔微謂微仲曰世有無職而食者
乎男職耕耘女職組紉弗耘弗紉寒飢其臻於是
傾橐倒篋一替不以著身盡用以為生績麻條桑
以燭繼晷脫粟菅蒯以菲自奉三年而成室廬五
年而闢菑畬七年而倍其初於是微仲得顯顯於
文字間延師儒訓子弟暇則從賓客投壺弈碁醺
酒賦詩蕭然有出塵之想諸子咸父母之訓相高

以行相先以學相琢以文州庠邑序春秋課試非
兄以詩經首選則弟以書經首選夫人曰未也有
人於是者歲當上孰穀價如土夫人必贖微仲上
其估以欵之及歲大侵穀價如玉夫人必贖微仲
下其估以散之邑人德之微仲既沒夫人數從中
表族親誨之曰今儒士中誰可為子弟師或曰某
人又博誨之僉曰然夫人始命其子聘之及至其
禮益加於前夫人天性寬裕而理家肅嚴諸婦事
女紅不夜分不得息夫人坐堂上夜聽諸子讀書
喜而不寐或至申且既屬疾猶語諸子曰汝等宜

自強為善以續乃祖父之志紹興乙卯大饑汝大
父與汝曾大父朝奉公為粥以食餓者所活甚衆
朝奉公糶食惡衣坎瘞緡錢將終以告汝父汝父
不省者三十年一日出此錢以畀群從諸弟小子
識之第力學後豈無興者言終而逝得年七十有
六夫人男女各四人長男鶚志學勤家先卒次鴻
鵠好書以氣節自許次鵬性慤而志大為文出儕
輩右早世無子鳳以其次子卿月後焉次鳳至性
孝悌刻意學問屬文盈編才敏意新長女適段昌
胄次適龍光朝皆進士次適訓武郎新融州管界

都巡檢使張安世次適秉義郎新監行在省倉上
界張鎰孫女八人曾孫男三人曾女孫八人銘曰
謂媯不齡八秩其年謂媯不昌四葉其孫謂媯不
福五者其全中正之里漢山之趾媯宮於間祚爾
孫子後以五鼎其不源於此

靜菴居士曾君墓銘

艮齋先生尚書清江謝公未仕月嘗假館於廬陵
蘭溪曾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來學
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湘東則二瀾鱗襲
於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音洋洋如也

後數十年異材林立列布朝野或以學傳或以行
著或以能稱或以文炳者多良齋之門人弟子也
曾氏為加多其大者首出二史兼官六卿冠豸柏
臺拂芸道山其次者乘別駕車試治縣其小者猶
累舉補官薦名太常也惟靜菴居士其學得良齋
之源委其人經良齋之品題遠之為同業通之為
同宗皆推之為良齋之高弟乃韞玉而莫之與沽
種德而莫之與秋有司不以薦揚天子不聞幽仄
既左於人而邦弗獲其用復畸於天而躬乃嬰其
疾茲命也耶茲命也耶居士諱機字伯虞姓曾氏

其先金陵人五季自宜春徙吉之吉水祖光遠將
仕即父敏才宣政間游太學有聲紹興間以東義
郎終官監處州船場君生而小異幼而穎出夙興
呻佑夜誦申且請飪忘嘗請席忘牀家人憐之曰
書誰之不讀一何自苦如此竟不改既冠從謝公
學公語人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必是子也興曾
氏者既無遇于有司則歎曰學殖也畫而弗殖吾
則我咎也殖而弗稔吾復誰咎哉既而又奮曰原
夫之輩豈學也乎自是不以阿房誦於人浩然賦
招隱之詩所居正對王筍諸峯每弦琴觴酒卧興

揖之曰清風招我明月呼我諸峯友我尚應接不暇
而暇問槐花之黃否手築一室獨居之揭曰靜菴
監丞周公扁以二大字而大丞相益國公銘之曰
不出戶庭能定能應蓋惜其定應之兩能而卷懷
之無施也君於書無所不觀於文既敏而工於詩
尤幽而淡晚得末疾安之若無有來問者笑笑之
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慶元庚申八月己亥
談笑而終年六十有四有詩文十卷目曰靜菴猥
藁配婁氏承務郎天任女也二男曰克定克永俱
好學有文克永嘗與計偕一女妻進士婁鞏孫男

曰讎收昉三女明年二月丙午其孤葬君于縣之
仁壽鄉歸仙里龍子岡之原克永嘗以詩謁予予
讀之驚曰是何黯然而有后山之味至是持通直郎
新知全州灌陽縣事王夢得之狀來請銘予既善
克永又嘗記君之菴者其何辭銘曰
幽哉若人如淵斯奔如璞斯珍如衢斯堙珍莫予
售堙莫予哀維靜乎守維德乎楸尚書之稱丞相
之銘有鏗有聲有姦其齡

太宜人卽氏墓誌銘

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肯

同朝故人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
輿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
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傳不天喪所恃壙
七年矣而未有以焯諸幽夙夜祇懼無以詔孫子
稔將來俾毋德其埋厥辜誰歸託契不淺言立而
傳微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林
公湜之狀在某敬再拜序而銘旃大宜人郎氏寧
國府寧國縣人父侗鄉先生也太宜人生而靜專
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兒子故
朝散郎虞公璠先生志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

自志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卽先生善於擇壻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煒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哺子且執事于膳于藥匪躬弗置匪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須人扶吾小愈毋久汝若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土春秋祭祀之日雞初鳴急起盥漱滌豆盞具性酒皆出其手既秩既蠲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闌右如大賓大客肅雖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

從容言曰兒誠嗜學彼自彼勵頗督過之將無傷
恩遇下以寬有過失未嘗笞罵又為之開釋一家
之中上無卞急下無齎咨朝散公平日詩酒為樂
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標從者出之門外禁毋
得歌驪駒於是卧尊壘飛珠掣投壺奕碁賽酬詩
句大笑為樂不極驩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為
備先具以待不時之須是以朝散公益得以交天
下各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間作則獨凝然危坐
若不聞者一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
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多言祇以賈

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 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闕守復命兼攝繡衣王節導迎板輿翟茀朱幘暉映行路往來千巖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誥誥冠蓋放絲服後先上千歲壽士夫豔之半歲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念不敢言既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歸興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姥之高年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為祠官以便色養遽以疾捐館紹熙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絕湛然享年八十五

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豸為部使者
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封至太宜人人謂貧
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
怵其心御史嘗諭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
燕行未嘗不勉儔以名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
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聽御史
不知家有師也晚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
茹葷蓋五十年云諸孤以五年正月壬午祔于西
山寶于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佺伸儔佃
倬迪功郎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

大學前卒女四人俱嫁士人今惟季在孫男六人
道衍衢衡衛街道國子進士衢迪功郎新鎮江府
丹陽縣主簿女九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
人銘曰

朝散造家相維淑嬪奉常蹇躬匪師他人奉常何
師萱堂老椿

帝曰此母是生鯁臣予狄汝服予錦汝綸若節春
秋壽觴其芬九齡有開言歸其真有西者山有歸
者墳兩葉而根禔厥子孫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贛縣主簿季仲承墓誌銘

予中男次公之婦翁季仲承主簿宦窳有日其子
仁羸然裘服來謁予再拜哭而請曰先君主簿幼
辱先生與之游又辱與之嫻今且納石壤下微先
生孰與特書其蹟有迪功郎蘄州黃梅主簿羅君
惟一所書之狀在惟先生財哀之予哀而予之曰
諾即發書觀之其辭曰仲承諱槩仲承字也姓季

氏季故為官族世有名人其支派有仕至二千石者獨仲承之曾祖兆祖循皆潛德不耀至其父通直卽次魚荐詣太常得官為長沙澗正歷桃源金谿丞以卒有田僅百畝無贏儲仲承少時起於貧襟度軒豁言貌矜莊若貴公子見者敬之稱為秀子弟力學自奮為文抽軋氣力磨濯肝肺務出奇不與人為同歲壬午試鄉舉其弟渠聯中戊子仲承復魁經說禮部發策論風俗之弊謂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尤莫大於下不應而上輒止雜引經傳指摠明切而主之以孟子禮忠仁三

自反之說同試者異之口傳以熟榜既揭不中又
相傳稱屈印山羅君介卿宗卿月橋丁君無競故
與仲承為友又同試三君與選而仲承不第然不
敢以得失相重輕咸遜仲承頭角身遁而聲昌翕
然敬其為名進士仲承既不偶漸不喜為文務涵
蓄專為已學釀郁六經以為語孟者經之門也為
之訓解成編發摘聖秘辭理淵澈人士有蕭伯和
者王才臣者與仲承之族子夫麟者皆一時之俊
而徃來質辨以仲承為宗推為鄉先生云仲承持
身謹處家儉教授鄉里以淑諸人東脩之入亦量

而後受苟未憤悱者必却之曰此無功之祿也義
不素食焉事繼母有異母弟人不能間言凡三娶
子男皆前二娶謝氏所生今夫人陳氏獨無所生
仲承以身淑之閨門雍如無戚踈意可謂有德君
子矣仲承自少而世名聲曰張不惟仲承有以自
期而人亦以澤世望仲承至晚無遇仲承若無意
矣而望仲承者猶前日也然卒齟齬淳熙丁未始
以累舉試集英初調武岡軍武岡縣主簿丁母劉
氏大孺人憂再調贛州贛縣主簿贛守侍郎黃公
艾憲使大卿俞公激咸敬重焉發政論人物皆取

平於仲承稱為先生不以屬史視之仲承之所挾
纔小用之若此終官來歸浩然林下又未遂其樂
而死人以是尤惜焉仲承善與人交鄉里名流縉
紳賢大夫咸尚友之大卿楊公獬尹吉水以書幣
迎致縣齋使其子受學而身自友之退而詢政仲
承推心不隱嘗自家趨邑夜止逆旅耳屬於壁得
二人談劉某之寃甚悉仲承詰朝以告尹尹曰此
重獄也詰之果得其情劉得釋且全其家然仲承
不言而劉莫之知仲承於義所當言不愛力類如
此得年六十八實慶元庚申七月十四日終三子

仁伋僑僑先卒女三人長適承務郎監衡州安仁
縣稅揚次公次適免解進士羅子介次適鄉貢進
士孔伯元孫男二人執中用中女八人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某所羅君之狀云爾羅君亦予友
且親其所書仲承之行其事核其辭公銘云

謏學吃吃指城為室君詣理窟刮見經骨身享位
室功屯言蔚厥聞有萃于祀一月

李商霖墓誌銘

淳熙闕逢執徐歲月集星紀既生霸之三日逢服
學子數十百輩大會而慟于南昌縣嵩安鄉掘岡

之野東西行者皆不得行且小觀之亦為之側楚
則諷其居人曰是何物大人之崩一何送者如雨
俵者如父也曰近故竹林先生季其姓商霖其字
也送而俵者其弟子負也先生隱者歟曰否先生
墨兵之與居客卿之與娛上沂巢燧下浴劉季魯
壁之廈汲瘞之哀鳥跡之茫稗說之荒立天立人
義陽仁陰疇得疇失疇理疇忽心攢餘根手攬匯
原姦春兆秋千徵萬幽縲之君袖玉鳴金彌撞彌
洪春紀惟先生罔靳其勤特書以焯諸幽不寧惟
諸孤如天之福抑先君而尚有知也欣欣其樂康

哉語畢又再拜者再余敬答拜曰諾先生諱肺說
商霖字也世家豐城冠而孤事母夫人黃盡孝當
是時兵荒荐仍生業婁空十耜帶經負米致養嘗
藥侍疾無愛体膚執喪哀疚有人所難免喪十年
言及其親必泣如始喪者同產一弟字之訓之淑
而才之同室同爨逾三十年湫隘離居則與之市
腴田築善室盡遜先業身不着一簪去三試禮部
無遇退歸竹林先生後以了追秩奉議郎曾祖仲
元祖安常父倬皆不任妻黃贈安人四子脩已廬
已勝已恕已伯季第進士仲叔未仕三女適人士

黃應何端仁劉堯仁孫男九人義方義章義問義
和義行義榮義隆義端義山女八人先生之沒以
崩歲之六月二日得年六十有一銘曰

若有人兮嵩之固哀寶璐兮握夜光芟荷衣兮夫
容裳曠一世而莫我知兮退將反余竹鄉溘溪風
余上征兮晞余髮於扶桑登閭風而倚闔闔兮揭
斗柄以酌天漿曷不化鶴而來歸兮獨令子孫之
涕滂

夫人劉氏墓銘

客有自安福來者曰邑之西林有孝子朱雲孫者

一日裹經羸然踵門而懇曰雲孫不天有二痛極
焉吾父母幸而偕老謂百其年以撫我子孫而母
獨先即世一痛極也良齋先生尚書謝公諤嘗言
朱氏孝子事宜書汗青未及載筆於公之孝史吾
母無傳焉二痛極也雲孫竊聞之誠齋楊先生嘗
職太史又嘗銘當世公卿名臣之功德言行子誠
齋故人也願徼福於子為我乞銘於先生則吾母
死而不死雲孫與吾父不夭而天也余曰雲孫奚
而得孝子之稱謝公奚而欲書朱氏之事客曰雲
孫以母病革血指書詞以禱焉又剔股為齋以進

焉翼日有瘳他日復病革其妻曰子瘍尚新妾也
當進此復翼日復瘳他日父病疽雲孫丙夜炳鄰
於臂以禱于天請以身代翼日疽潰里之士張鑑
彭維岳等四十有二人上其事于縣者至再前縣
令黃夔之尉張椿年記之後令趙師日序之卿大
夫歐陽侯又詩之謝公跋之是以有孝子之稱而
謝公之跋謂宜書者也余即取謝公所述孝史與
客閱之剔股之事由隋而上未之前聞也惟唐有
三人焉曰王友正曰何澄粹曰李興謝公既書三
人者以為孝則謂朱氏事宜書豈不然哉客曰柳

子頌李興而韓子絀鄆人何也余曰皆是也柳子
恫其志故頌之以屬諄色韓子坊其流故絀之以
儆毀傷於是容袖出夫人行狀以請銘蓋從政即
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陳章作也夫人劉氏
邑之谷口人也自其穉齒清恭明淑父文蘊授以
孝經內則劉向列女傳一讀成誦竒之曰是不可
以女九子擇對得朱君邦衡字正卿歸事尊章他
他孝儆勉正卿以學闡內之政囊篋細碎米鹽靡
容夙宵盡瘁秋豪不以累其夫正卿招聘師友市
書充棟以訓雲孫夫人垂橐以佐其費無小靳色

正卿嘗出見道旁棄一女子方晬雍樹以歸夫人
鞠為己子既長嫁之歲大侵穀貴必痛下其估寒
者衣疾者藥昏喪而匱者賙酷嗜葱嶺書祁寒隆
暑朝誦不懈梵宮壞墮傾家必葺每語夫子曰積
之消流散之阜丘其富優優歲在丙辰除夕前二
日雲孫帥婦子雞鳴沃盥秩初筵潔犧象楚籩豆
豐肴藪將百拜堂上下二親千歲壽夫人坐未安
而逝享年五十有九一男雲孫也一女適人士王
大崧孫男一人定未冠爰謀窀穸爰諏俚句曰其
歲壬戌其月癸卯其日甲申其山上湖銘曰

不有斯母不有斯子子不愛体母也疼只其疼其
延考終厥年母年有止子心靡已古求忠臣不干
而門有九其旻無籲其闈

宋故彭遵道墓誌銘

一鄉之人能皆富乎曰否有富必有貧能皆貧乎
曰否有貧必有富然則天之生斯人一何其均而
其賦斯人又何其不齊也伯仲齒長矣仕恐時過
盍以畀逮二子曰願遜逮來年八月壬寅諸孤葬
君于廬陵縣義化坊明月崗之原以中散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宮林公祖洽之狀來謁銘銘曰

士患不位君夙乎仕位患不才君及乎恢才患不
遇君孰乎意我息我書我免我符一麾在手千騎
在廐茲弗困兮七弗鴟兮齡弗椿兮千嗟旻兮

劉隱君墓誌銘

出安福縣北門四十里所曰東江之劉者儒家者
流也予所識者曰堯京暨其子子東子方曰立道
曰仲謙暨其子希韓希仁蓋予與堯京父子同登
瀘溪先生王公之門而立道仲謙又與予同僚於
贛也獨隱君季齡無一日雅然亦聞其賢予猶子
壽森忽攜族弟夢信所挾季齡之行來求予銘予

敬爲喟曰季齡未老何至於斯曰年五十有一何時
曰嘉泰壬戌二月五日嗟乎予年七十有六而閱
諸劉在亡者四五世矣信矣人壽幾何也耶則論
次而筆之君諱擅移皇堂安石懼棄官遁身變姓
名曰斛某云後家開封今寓廬陵曾大父道故將
仕即大父祥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繼善故朝請
大夫知汀州累贈中奉大夫君幼警敏好學未冠
能賦誅閩之鎖廳薦名前列後以父任非其志自
右迪功即用舉者改宣教郎終官朝請即歷郴州
郴縣主簿邵州推官臨江軍新淦縣丞隆興府豐

城縣令知贛州興國縣通判衡州知賀州未赴卒
年六十二嘉泰二年八月十三日惟新淦以母憂
不赴初主郴簿李金亂初定加之年饑溪蠻出掠
漢民震擾太守擇官轉粟以振群蠻莫敢行君請
行郡中壯之郡檄宜章令與俱至則令已移病矣
君笑曰洞中真虎穴耶匹馬孤徃悉召酋長諭以
朝廷威德太守慈惠家詣人撫賙之無遺蠻衆感
悅相率送踰境既歸太守舉酒相勞曰非主簿孰
了吾事是時孫公侍郎逢吉吳公郎中鎰初仕於
郴與君同寮俱稱重焉在郴勾稽一年其餘歲月

或攝邑事或攝幕賓或攝掾曹並以才擇人歎獨
勞君裕如也逮贊邵幕民有兄弟以產訟者閱七
八有司至是三十年部使者以屬君君決以文法
之平訓以骨肉之恩相與感泣罷訟里民輸租異
時有司受輸徃徃虐取利其贏以自入民甚病之
及君下不民漁上不官賒贏則歸之官輸者惟呼
以為創見逮令豐城乃豫章劇鉅甯日四百紙君
卯出辰畢老吏駭駭退食再出吏呼一人立庭下
以試君君顧曰此非晨來民樂其寬愛惜公蔽甚
於家產坐曹聽訟至忘寢食遇事精明終歸寬厚

性本冲素不事華靡暇則讀書或鳴琴奕碁雖家人子莫見喜怒初太恭人將及月辰臨汀府君假寐夢一釋子曳杖及階曰能仁寺僧也驚寤而君生娶陶氏朝請大夫堯夫之子繼室董氏朝散大夫昌裔之季皆封安人三子述遽逮一女適交林即監廣州都鹽曾宏父孫男二人間禮立禮女一人病且亟語述遽曰吾官止外郎澤不能徧汝有谷罔窮厥志孔武幹令以古逝將慮堯后皇黃虞我吐挈世之滴于雍于熙竟不其逢韞襲于于百一其試其就豈細哉先生隱乎哉然則先生仕者

歟曰否先生竹君之與處儀狄之與語節者處之
凋者去之聖者語之賢者吐之得意二子死友不
死君唱余賡狄哦余唵陵武五詞柏梁七之建安
熠起義熙孤峙甫白坡谷霆辟電蹙東籬之馨西
洛之美魄淵秋明凌陰夏清柳嚙晚咽谷嚶晨發
崖溜寒骨澣濤沃日楚客雌風燕俠白虹于句于
聯大翫厥篇有癖于此曷睨于彼哉先生仕乎哉
後九年客有過我者為余道之余憑烏皮儿而耳
之蓋一語九太息也未幾先生之子從政即新武
岡令君恕已自豐城犯隆暑走五百里謁余於廬

陵南溪之北涯再拜者再伏而哭哭而起袖出文
書二通懇而請曰此吾兄朝奉郎成州史君脩已
之書詞與先君竹林先生之行狀也先君即世既
窆距今十有八祀而宿草拱木寂寂無日不能曷
為不能曰吾之於十指吾能使之齊則天之於萬
人天亦能使之齊矣然則天之於人其漠然無愛
矣乎曰否然則曷為弗愛夫貧者而獨愛夫富者
乎曰其愛貧者有甚於富者矣其甚曰二家之中
有壯子焉有弱子焉父母之愛弱子有甚於壯子
故必以弱子屬之於壯子天之於人也亦然一鄉

之中有富者焉有貧者焉貧者天之弱子也惟其甚愛之故必賦富者而屬之賦一富者所以屬千百貧者也富者若曰吾自富也彼自貧也坐觀貧者之凍餒若觀凍蟻飢會焉其不負天之所屬乎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能不負乎天之所屬斯可謂一鄉善士矣斯中乎孟子可友之科矣若吾州安福之士彭遵道者其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其中孟子可友之科者歟其吾所謂不負天之所屬者歟遵道諱懷胸次恢疎曠無邊幅結交耐久耻言人過其事後毋人無間言

中表稱孝同居從兄不異同生士友稱悌通孔安
國尚書穿穴姚姒跌宕盤詰試文有司一再無逢
喟曰言米其薇獨不可樂吾飢取彼狐狸獨不可
緝吾衣則山巾芟製藜杖芒屨奔命雲月定交猿
鶴旁招勝流觴詠談詭窮追幽事造極物外之樂
悠然不知日之將夕夜之申且也至於教子追師
不遠千里厚幣異禮以聘以延艮齋先生尚書謝
公聞而悅之命其書堂曰經訓大書三字揭之楣
間遵道學者也非世之所謂富者也然慈而哀貧
惠而勤分富者所弗如也每謂緩急人所有俗子

多蔽吾所唾去故凡有扣者必稱家贏縮倒囊垂
橐無小靳色人有凍餒於我手濟人有札瘥於我
乎劑人有窳窳於我手瘞一鄉之民愛之如親四
方之士慕之如歸吾所謂不負天之所屬孟子之
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可友不在斯人又將誰在嘉
恭元祀八月乙巳無疾而逝享年五十有六三祀
十有一月壬辰葬于安平之鄉思塘之原曾祖璿
祖儀父大球皆不仕配劉氏二子尚德蚤世尚賓
孫一男二女將窳尚賓以迪功郎新饒州餘于縣
主簿羅子介之狀來乞銘銘曰

山暉虹升中韜連城川光夜發下韞明月老彭之
扮氣和以醇何物不春何人不飲曷其而轆其環
日遵學環于身惠環于人穹騰其淑維蘭維玉馬
鬣封之過者其肅

王同父墓誌銘

賢否烏乎定曰定于衆曷為定于衆曰今有人焉
一賢之與十賢之孰賢曰一不若十十賢之與百
賢曰十不若百然則賢否不定于衆而奚定乎故
孟子論用人之法終於國人皆曰賢夫豈不以衆
乎哉然則康章一康章也國人稱其不孝而孟子

獨稱其孝於陵一於陵也國人皆信其廉而孟子不信其廉將奚從曰吾從孟子然則國人衆乎孟子衆乎曰國人寡矣孟子衆也獨不見春秋傳之論商周乎商以兆人土周以十人興而傳乃謂周能用衆非人之衆也善之衆也然則一孟子不衆於國人乎哉孔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夫天下之議論至君子然後為篤論是一君子之論已衆於天下之論矣而况一國之論乎今吾州之士有王同父者衆君子之論合辭皆稱其賢豈不又衆乎哉同父之賢於是乎論定矣同父諱異同父其

字世居廬陵之桂溪其先有諱懷者生八子長曰
勲次日讚讚者灑溪先生之五世祖也勲者同父
之九世祖也曾祖瑞祖章父度祖與父再世薦名
春官皆有文名同父未冠喪二親發憤自樹立耕
學穫文鑽礪追琢至忘寢食不數年貫綜經史如
月入牖靡罅不照操觚臨紙如泉出山所向淙然
也再試有司連中待試太學弟子負之選作樓百
尋儲書充棟署曰藝芳以數諸子紓於殖貨而棘
於序賓畜於奉身而汰於濟物莊於正家而寬於
御下每遇年飢必發廩以活餓者其或水毀必方

舟以拯溺者斯非賢而能之乎於是乘成先生監
丞周公賦詩稱之有朋儔會集之辭有天葩竒芬
之辭平園先生大丞相益國周公賦詩又稱之有
清芬藹階庭之辭有賸馥霑黨術之辭艮齋先生
尚書謝公作記又稱之有君子長者之辭有忠信
孝弟之辭夫是三先生者一人稱之此已賢矣三
先生同稱之此又賢也一辭稱之此已賢矣特稱
之屢稱之不一稱之此又賢也然則同父之賢衆
君子之論皆無異辭其賢於是乎論定其不然矣
乎同父娶羅氏秘書丞日宣之孫也五男謙中養

中敏中皆業進士有聲時中執中及一女皆幼同
父之卒以嘉泰壬戌閏十二月十五日年四十六
其葬以明年十一月某日其墓在某鄉某原將辟
謙中以迪功郎潭州長沙主簿徐楚之狀來乞銘

銘曰

附驥伊起千里匪遙附鳳伊飄千仞匪高倚歟同
父洵敏且晤是綴是附疇予敢媿維三先生焯彼
日星遙觀厥評遙成厥名維昔千駟維死無紀維
甬同父維死無死

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

君諱公璟師未其字陳其姓新蔡人也今居表之
宜春胄出舜後媯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贈銀青
光祿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者其考
贈碩人晁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君某氏出也
以父任歷鄂之蒲圻韶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參
軍未赴丁母憂除喪為贛之會昌令又為靜江府
義寧令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通判德
安府知開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為祠官改主管
建昌軍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

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諸縣屬役他邑良
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為材餽市井之
庸保以為使不日而成卒乘交賀而田里罔覺嘉
魚缺令諸部使者撤君攝之邑之地卑皆江面湖
每歲挑葦水生環邑之境匯為巨澤亘數百里三
邑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築萬頃隄以鄆之
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率乃僚行視故跡荒度
地執於是徙廣就陋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
因兩山之阨搃外水之咽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
賚勸相勉以久利董以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霧

虹隱若金城連歲大穰民厭魚稻民歌之曰馮夷
不仁兮奄吾疇以為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為
疇黃雲兮被野后稷欣欣兮乘白雲而來下一飯
兮祝侯與大椿兮相永平春秋總領王公奕聞而
薦之後為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
入顛境張甚君首揭格外賞募猛士以罄弧為前
鋒盜退太守侍郎陳公天麟表其績以父憂去義
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鬻鹽府
散之縣縣散之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為設場聽
民自售罔不呼舞溪蠻間發乘以大盜師旅之後

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蕪壘有吳其姓者
黠而勇陰嘯群醜時闖漢疆君以策縛致麾下諸
酋出謝君勞饗之喻以忠孝開以福甌感悅而去
一境寧謐師劉焞漕梁安世合章薦之宜州壘叛
帥王卿月招君議事遣往攝守君遜不敢當而條
上平臺方略卿月用之壘汽平定高安茶租挈重
君痛節百費以他賦之贏代民輸之民力頗寬政
聲籍甚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激首薦之万里
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万里祇召繼至復
薦於朝而君已請銓曹署德安郡丞夫有肯理為

中書除命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鷹擊毛摯
覘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目君每事盡規橫政
小霽復州缺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
閱月作水樓以代民丘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
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使劉立義提刑張垓交
章薦之辰壘叛師樞使王公蘭檄君議事將辟為
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
辟郡談者高之君至開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
察而明暮年而治民氣和樂迨暇訪求唐刺史柳
公綽章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

有嘉禾一莖九穗生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爲
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季率茶使
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
亦屢薦之前後舉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
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廼築池館廼執
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徃徃詩狂酒聖昏命同社團
翁溪交所至爭席徃徃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
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孫方羅拜
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
將焉歸君笑而不荅後五月夙興焚香立而逝云

娶駱氏賓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卒二子元勳
從政即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仕郎後君數月
卒四女長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
推官孟堯皆前卒次許武德郎贛州正將夏用中
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衢
治命以納祿之澤奏補衢孫女二人俱幼君色粹
氣溫表裏一如可愛可親至蒞官謹度遇事必為
凜不可奪然睦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
一善若已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為龍學尚
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春間君之喪親臨弔

焉哭之慟襚之渥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勳將襄
君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諷之玄夫重告曰某歲
癸亥某月辛酉某日丙申茲謂良辰縣曰宜春鄉
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貂石茲謂良窀廋走一騎
持李監獄逢原所書官簿求請銘銘曰

世罔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立我民已泣世罔
惠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女姁蒙仁有煒陳君
罔臨不春有惠之政無惠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
稱謂無知己薦累其紙謂不逢時手兩其麾俾或
克壽可量厥就未就而萎何司為斯為君問天天

且弗知

宋故朝請郎賀州斛史君墓銘

賀州斛史君諱僖字公和一字宗魯其先河北胡氏在太祖皇帝時有勲臣曰興曰既者其祖也在仁宗時有為永定陵官屬曰安石者四世祖也會丁謂雷允恭吏吏猶漁民以官漁吏吏不漁民乎病民二也經總之布不及其初已三十年積而為逋鉅萬矣不舉而蠲之徒為黠吏之外府耳病民三也王公曰微君憂民吾安聞此於是蠲征商之積逋減經總之緡錢光宗登極詔議免諸

郡無名賦以寬縣道君白府祈痛蠲月貢之布謂
之月椿者遂免十四邑地窪瀕江特隄為安異時
一水縣為巨浸民皆登屋不炊死者十二至是水
復然蓋甲子一周矣父老以曩事告皆泣君曰我
在此若等毋恐君即循行隄上躬負一土囊以直
罅漏吏民爭先趨之惟東北隅隄壞莫敢徃君寢
食隄上夜漏二十刻視隄不沒者三十君默禱且
沉牲酒有頃水勢頓却父老驩呼來賀水既落隄
朽而弛君馬諸帥漕得錢三百萬躬帥吏民勸相
板築市木石擇捷畱增卑培薄暮月之間新隄告

成至今水不為灾降與爾絲之征曰和買者征之
不均君上帥書請損益其政使盡善可久幕府沮
之後漕使庭老季齡其字也其先出漢長沙定王
發在唐曰景居高安徙東江景十二世曰曼於君
為曾大父曰彥卓於君為大父曰汪於君為考此
君之系世也安福之名儒故桂陽縣丞歐陽彥文
今通直郎戴仲弼者此君之外舅與母舅且師範
也其初從彥文仲弼講習切磋學進進而交增增
朝異而夕不同每一文出二公必稱焉謂同學子
皆當避君三舍及賈于有司輒不饒年四十即歸

隱曰此豈古人為己之學耶署其堂曰養浩尚書
謝公為書之且記焉杜門取故書讀之源乎六藝
以鈎其沈派乎諸子以沂其流泳乎遷固晉唐之
史以博其瀾屬揚乎韓柳歐蘇之文以演迤其畔
岸此君之文學也武經即高某夫婦僑死于里中
老子之宮未葬其子器之如武昌謁親故又僑死
于塗器之有子尚幼有女兄新寡無子挈一孤女
以依其弟至是無所於歸君葬其三喪教育其子
而廩其家以族子娶其甥而迎其妻母歲大侵細
民棄嬰兒於野數百君為粥以食之至西成以歸

其父母二叟相仇甲欲潛兵其乙君呼來前折其
不直者俾謝其直者釋然解去慶元五年秋鄉鄰
有山巾曰雙田廬者兩山墻立一溪蛇行其間居
民數百家在焉一日天欲明溪水涌出傾一市往
觀未至水已登岸觀者反走入室隨入室又升樓
水至樓又升屋水至屋未一瞬間數百家者忽失
所在廬舍人畜蔽流而下未午水涸漂尸滿野哭
聲震天君徃拯之載糗糧具棺槨恤生瘞死活者
何數此君之行誼也配歐陽氏彥文女也二子紹
元紹雲皆業文有稱紹雲秋闈選充太學待試弟

子負二女嫁進士張子華彭逢辰此君之家人也
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山曰某山此君之宅里也某
歲某甲子某日某甲子此君之壻時也銘曰

猗嗟季齡洵惠且文文不于其邦于其身惠不于
其民于其鄰疇尼其伸莫亨其屯一豈其天一豈
其人吁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歷官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乾道六年十月六日

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勅左宣義郎國子博士丘密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為博士非若他官正繫名儒始稱清選甫密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甫万里詞華蔚然思覃於古俱以可大之業際夫有為之時歲當郊禋方欲刺六經而作王制士樂絃誦要能本三代

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所學可依前件

太常博士告詞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勅左奉議郎國子博士楊万里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學官有博士負而奉常亦設焉皆所以訪論稽古而佐興人文也爾湛思典籍風操甚厲繇儒林徙禮寺職名不殊東擢之意則厚高議顯相以大厥官可依前件

太常丞告詞

乾道八年九月七日

中書舍人林機行

勅左奉議郎太常博士楊万里等史而求野以言
其文勝名為娶訟以言其說繁此禮家所以為難
也曲臺列屬非博雅之士無取焉爾等克應茲選
同升厥官究爾所學助吾著誠去偽之化顧不美
歟可依前件

將作少監告詞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王淮行

勅左奉議郎守太常丞楊万里等昔漢宣帝練群
臣核名實于時技巧器械自元成間鮮及其精於
中與有助焉朕以敦朴先天下設監置貳奉郊廟

嚴武備外固無所事必擇人而授者蓋養資望以
待用耳惟爾万里古學精深嶷然多士之秀爾元
鼎文才超邁出於衆俊之表肆膺並命徃司少事
辨其物之良窳稽其工之衆寡務為稱職朕將汝
觀可依前件

廣東提舉告詞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中書舍人陳騏行

勅奉議郎直徽猷閣江東提刑丁時發等昔大禹
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以是播之
於歌朕每惜其無傳也後世歛取之無藝適足以

虧用刑獄之不清適足以傷生頌聲奚由而作乎
今使者按臨諸道慮或有此爾時發剛執而不回
宜將漕事於湖疆爾憲通決而不惑宜將獄事於
益道爾佃謀慮而必審宜將漕事於益道爾万里
端實而無欺宜將庾事於廣部夫陷容容之習固
不能以奮事作赫赫之聲亦不能以濟功各適厥
中斯恟于選可依前件

廣東提刑告詞

淳熙八年
二月五日

中書舍人施師點行

勅朝請卽廣東提刑王賅等國家分道以置使分

使以建臺鼎峙厥司各領厥職而通察列城官吏
之臧否廣之東為州十數朕常患其土地險遠而
漕運難民夷雜處而訟獄繁常平或虧而茶鹽之
利不登也思欲選擇詳練政經之士為朕分理而
振舉之以爾曠質行廉肅爾万里志識通敏爾枿
操尚清簡皆以儒學之彥持節剖符有聲于時茲
予同畀以三者之命其徃敬哉使人咸謂朕不忘
遠而部刺史能得人如此則予汝嘉可依前件

直秘閣告詞

淳熙九年
八月五日

中書舍人宇文价行

勅朝請郎直秘閣新福建路運副陳孺等朕以閩
廣之間盜賊相翔肆命執拘以肅姦慝爾等備禦
惟謹節制有方坐令徒黨之禽夷旋致民萌之安
集式推殊渥以懋厥功或陞寓直之華或畀增秩
之寵徃祇休命益旣乃心可依前件

吏部員外郎告詞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勅朝奉郎直秘閣賜緋魚袋楊万里朕虛郎選以
待監司郡守之高第者又擇儒學之士為之望爾
刻意耆古外和內剛發為慈祥動見稱述三易麾

節民甚安之擢冠星曹以贊而長徃其謹法守肅
吏姦用無愧清通之譽可特授尚書吏部員外郎

吏部郎中告詞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勅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揚万里選
部郎自魏晉妙於時選以諸曹功高者為之歷代
因革不同班品皆崇於他部本朝之制正郎之序
益高爾明經達學論議持正踐揚滋久譽日轉聞
擢冠星曹精力於職功論替狀積閱當遷爰率尋
章用晉厥次徃祗茂渥益勉爾庸可特授尚書吏

部郎中

檢詳告詞

淳熙十三年
正月十八日

中書舍人吳燠行

勅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仲諤等中
臺紀綱之所綜宥廷密命之所基彌綸禩贊實資
司屬汝仲諤粹而審爾万里鯁而亮揚影周行譽
處俱茂簡知既久宜有逸升或自樞掾而為都公
或自省郎而為樞掾其察朝綱之得失替兵政之
治否以告而長使廟堂無過舉則為稱職可依前
件

朝請即告詞

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勅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太子侍讀賜
緋魚袋揚万里朕妙臬耆儒列之儲禁若經若史
敷繹發揮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倣古具文而
已唐臣諫篇茲焉徹卷疇庸顧可後諸甬以淵源
正大之學再召為郎茲列屬於樞廷仍參奉於宮
案允誦說講劄之次皆箴規篤實之言直諒不阿
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卿也惟冀忱誠勁
節論功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旨甬固知之

熟矣茲欲見於舉行尚母嫌於條奏可特授朝請
郎

右司郎中告詞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勅中奉大夫尚書右司郎中尤袤等中臺之屬隋
唐有左右司郎官後因之右府置檢詳自

本朝熙寧始彌綸省省闕舉正稽違蓋其職也事
劇地要選用不輕爾褻問學該洽輔之以敏爾万
里操履純茂濟之以和爾宥一才術通練持之以
靜茲予分命汝等徃贊吾二三大臣之政天下之

事得習熟於聞見議論其可否推而行之何有不
可哉徃懋遠業以俟起擢可依前件

左司郎中告詞

淳熙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勅朝請郎守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讀兼提領
措置拘催錢物所賜緋魚袋揚万里等東西府掾
得日造政事堂與大臣商略可否屬任顧不重哉
爾万里問學醇深優為時用爾大麟見閩禪洽不
求人知爾仲藝論議閩通可濟世美或晉厥序或
需其才並命同升師言惟允徃其彌綸檢用叶贊

而長母負有懷不盡之愧則官無曠事而朕為得人欽哉可依前件

秘書少監告詞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勅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揚万里圖書所萃英俊所躋號群玉府為之領袖必以英儒爾博古通經士林翹楚外官朝蹟具著勞能公府樞庭藹有問譽貳于芸省亶謂殊遠班峻地嚴職間心佚對茲新渥懋爾遠圖可特授秘書少監

再俊直秘閣告詞

淳熙十六年
五月四日

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奉大夫知筠州軍州事揚万里朕登踐寶位
緬懷儒英因其寄職之未還遂闕有司之列上復
其舊物以示慶恩爾學造淵源文工雅健獨信道
而甚篤每見義而必為自召實於星即即彌綸於
省闈俾領群彥擢冠道山顯用有期遽從治郡矧
寓直之延閣乃固有之青氈復以美名為爾之寵
佇聞報最嗣有褒陞可特授直秘閣

朝散大夫告詞

淳熙十六年
四月二月

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奉大夫陳秀實等朕承

壽皇之休嗣大歷服無疆惟慶海寓同之肆霈至
恩周徧祉福京秩而上序進一列其楙職業以熙
庶務可依前件

朝議大夫告詞

淳熙十六年
六月五日

中書舍人葉翥行

勅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朕初
踐寶位省錄舊僚眷言宏達之儒嘗資論說之益
用稽彞典丞疏異恩爾學逢其原文貫平道自登

卽省升都司雖有銓叙彌綸之勞而能從容於園
綺之列勸讀古訓開道朕心逮夫進貳蓬山職清
無事方日陳道術智誼之指乃遽引去遂分高安
之符朕惟不忘故蓋所以示情將褒賢則莫先渙
寵爰躋榮於兩秩斯慶會於于齡祗服殊私勉圖
共理可特授朝議大夫

秘書監告詞

淳熙十六年十
月二十九日

中書舍人羅點行

初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士惟
精於學識然後其是非公充於道義然後其去就

果斯人之進將不為本朝之光乎以爾學有本原
行無瑕玷為仁必勇平生自信而前議論不阿諸
儒益高其退素履方安於外補裏言咸願其來歸
是用予之賜環咨之前席惟資秩之美嘗貳夫蓬
山矣名德既升茲晉為之長焉夫牧直節以厲風
俗開公道以廣論議朕之意不苟然也可特授秘
書監

中奉大夫告詞

紹熙元年十
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莫叔先行

勅朝議大夫試秘書監兼寶錄院檢討官楊万里

朕承付託之重欲奉謨訓以熙治功惟吾東觀萃
名世之英職繫日之史乃詔纂修以時來上迨此
旬歲絜然成書爾奧學探源懿文揆藻踐歷中外
風節采昭鴻碩之倫實再為其領袖屬當懋賞宜
首進階夫儒者博通古今故眷寵特異况一朝大
典成於其手推此以為裨益朕豈無望於爾哉可
特授中奉大夫

江東運副告詞

紹熙元年十
一月十三日

中書舍人倪思行

勅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兼寶錄院檢討官楊万里

直諒多聞之士留諸班著以重本朝固善矣然便
賢者皆處乎內越在外服誰與任之故其人可以
付一道寄者雖在清近朕不惜輟之以徃眷倚惟
均非有輕重爾學問詞采固已絕人至於挺特之
操白首不渝士論尤嘉焉領袖蓬山急流勇退茲
庸命爾寓直義圖將漕江介既可遂爾之志又克
分予之憂奏計有聞朕終不汝忘也可特授直龍
圖閣江東轉運副使

知贛州告詞

紹熙三年八
月十一日

中書舍人黃裳行

勅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江東運副楊万里朕所以
待士大夫之心一也而於儲僚之舊尤加厚焉伐
木之情誰能忘之况爾万里久從吾游竒文高標
朕所加禮召還自外固將用之至而不留豈朕素
望江東近地宜可少安何嫌何疑復有去志得無
使人謂朕踈賢而忘故歟君臣之好朕恐忘之為
爾相攸贛土足樂徃其小總母有還心可特授知
贛州軍州事

秘閣修撰宮觀告詞

紹熙四年三
月二十三日

中書舍人樓鑰行

勅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贛州軍州事楊万里朝
廷之於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不盡而勇退寵
其歸而盡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
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
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計臺巧婦儻守章貢古
郡卧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
俟升論讓之華詩不去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朕不汝忘也可特授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

中大夫告詞

紹熙五年
十月八日

中書舍人陳傳良行

勅奉直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葉大廉
等朕奉

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祚之初大敷霈澤京秩
而上咸進厥官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
乃職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煥章閣待制告詞

慶元元年九月十七日

中書舍人黃艾行

勅朕權輿治道夢想老成出召節以趣還莫回雅
尚畀祠官而均佚式遂忱辭爰視從班以敷命綽

中大夫充秘閣修撰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楊万里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入冠群玉之山望禁
塗而垂上出馳六牡之轡守儒道以獨高比分章
貢之符已動江湖之志顧仰止以雖切乃招之而
不來重惟當世偉人務全素節

太上舊學猶在庶僚迺陞次對之華姑從間館之
適尊德樂道朕方懷擢用之遲憂國愛君爾猶有
論思之責亟其祗命無替告猷可特授煥章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告詞

慶元
四年

正月
六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勅甘泉之祠恭一聿新建祀之詩宣室之思賈生
孰奉受釐之間有嘉瓌望共茂綸褒中大夫煥章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吉水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揚万里學擅名儒辭高哲
匠早著斯文之望晚分次對之榮豹尾屬車念未
親於篤誨珍臺間館乃自樂於冲懷緬想風流可
志眷迪茲承休而均澤爰啓爵以賜會尚欽休於
恩微用益緜於福履可進封吉水縣開國子加食

邑二百戶

太中大夫告詞

慶元四年正月十七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勅八柄詔王道莫先於馭幸三載攷績命尤謹於
陟明有嘉儒宗叙進恩秩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吉
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揚万里風
猷峻邁德履端方籠絡百家早共推於學術度越
諸子晚特擅於詩名蓋議論獻之班莫奪燕間之
志朝夕納誨念莫罄於遠圖月月為功姑共循於
公典欽承微渥毋有遐心可特授太中大夫依前

煥章閣待制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告詞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慶元五年三月十七日

勅爵祿屬世化莫大於表廉明哲保身道尤嚴於
植節眷言壽後祈謝官榮爰頒出綍之恩式樹垂
車之寵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吉水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楊万里中和簡亮方重端
嚴維一代之典刑亶三朝之儒學不有君子孰彰
立國之規豈無老成尚繫乞言之表思香山之自
適望神武以丐歸爰進列於華階仍躋榮於奎職

俾爾耆艾雖有羨於冲規告后謀猷尚有期於名
誨祇承渙渥益衍脩齡可特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

吉水縣伯告詞

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書舍人張濤行

勅朕嚴恭告報消選休成乃秋行當萬寶之成而
陽館奉一純之薦粢牲潔備奉璋咸賴於群工風
馬顧歆委監並蒙於多祉春予侍從之列已遂歸
休之榮爰舉徽章共承嘉旣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楊万里道隆

而德備識遠而才周應變不窮翼然著蔡之決持
謙有度粹若圭璋之和夙班持橐之聯久適掛冠
之願壽祺斯永奈澤惟均爰申衍於圭畚庸載新
於命爵俾緝熙而受純嘏敢忘恤祀之恭惟良顯
而告嘉猷勿替復君之益可進封吉水縣開國伯
食邑二百戶

寶謨閣直學士告詞

嘉泰三年八
月十六日

中書舍人王容行

勅直諒之臣國家所賴進陪論議其言常有益於
朝廷歸老江湖當代亦想聞其風未宜加異數以

聳群工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揚万里學欲濟時心常憂國封
章剴切有賈誼陸贄之風篇什流傳得白傳杜甫
之意凜乎難進而易退浩然獨樂而無求身歷四
朝年將八袞有名一世如甬畿人束帛蒲輪未講
優賢之禮幅巾藜杖有嘉知止之高爰陞學士之
華以示老臣之貴雖已掛冠於神武此固儻來然
而列閣於西清所期增重徃祗成命益介壽祺可
特授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廬陵郡侯告詞

嘉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朕薦卮太室奉瑄崇丘懷翼翼之心克備靈承
之典降穰穰之福靡聞專鄉之私肆疇紫橐之臣
均畀蓼蕭之澤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吉
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万里地負海涇之學
月光王絜之文臯陶陳謨底三朝之偉績祁奚告
老垂百世之清規隆邃宇之穹班遂平泉之雅志
屬我禋祠之舉迄茲熙事之成爾惟既膺解組之
榮是以奠陪奉璋之列緬懷舊德用渙新恩進列
爵之崇錫以爰田之人既明且哲已追山甫之風

併壽而撤更享曾侯之祉可進封廬陵郡開國侯
加食邑三百戶

寶謨閣學士告詞

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書舍人宇文紹節行

勅賢者之於國家猶拱璧大圭之重公器之在天
下亦屬世磨鈍之資若予之非以假人則賞也足
以示勸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楊万里沉潜而有守勁直而不
回竒偉之文若日星之顯萬物傑特之操殆松栢
之貫四時蚤袖手於林泉幾忘情於軒冕每眷三

朝之望頗遲一老之歸溫詔婁頌雅志莫奪少愧
貪榮之俗姑全知止之風其俛通真學士之班使
皆有賢大夫之歎三公不以易介豈寵利之足云
一飯未嘗忘君尚遠猷之入告可特授寶謨閣學
士

贈光祿大夫告詞

開禧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毛憲行

勅三逕清游安享垂車之樂一封遺奏駭聞易箚
之言有愴予懷肆盼愍冊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
夫致仕廬陵郡侯食邑一千戶楊万里歸然天下

之老淵乎學者之師外而民庸則迭更麾節之繁
內而朝望則典領圖書之秘仁者有勇至形

烈祖之玉音誠以名齋嘗侈先皇之奎畫曠方
隆而身勇退詔屢下而辭益堅早挂神武之冠自
裁彭澤之柳家雖若寔道則甚豐燕頤直學士之
班踐履古君子之事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
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之富祿萬鍾而弗睨
年九秩之方開所期黃髮之必詢豈料白駒之易
過耆英已矣大息久之追崇四等之階增賁重泉
之祿進以禮退以義爾其無愧於前聞生也榮死

也哀朕亦有加於恤典營魂如在渥命其歆可特
贈光祿大夫

詔書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

詔書 九月三十日

勅万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事具
悉賢者為名節地則辭受寧嚴人主為風俗計則
褒勸宜厚卿文鳴一世忠事累朝雅操孤騫蔚為
天下之老雄詞逸韻籍甚大江之西方四馳作者
之聲迺蚤賦歸歟之興比閱正元之朝士獨餘曾

殿之靈光可無微恩以奉脫節爰峻禹謨之邃直
用旌光廟之儲察胡獨徇於謙攝祈力回於渙汁
念政諮耄老尚思議論之巽然使人識典刑是乃
勸懲之大者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
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召命不允詔書

十月二
十一日

勅万里省所奏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朕謂
老成之益過於典刑王公之尊屈於道義矧朝廷
半老儒之月可無天下三達尊之人以卿歸然獨
存如魯靈光蓋歸乎來如周大老曾無為王留者

俾致為臣而歸至今渴見其儀形有來必問其安
否數朝士於正元之後今已無多招先生於齊國
之間理須可致其知此意毋以疾辭所辭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此平安好遺書指不
多及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

詔書

三月十四日

勅万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事具悉
緇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游自難回知
足之志因進爾職庸昭至懷彼休休焉方自樂於

閑暇是區區者要不繫其重輕當付無心何事多
遜况海濱之大老惟二今幸獨存而天下之達尊
有三誰能兼備亟其祗服不必重陳所辭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謚告

謚文節公告議

太常博士陳貴誼

考功郎官李道傳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準禮部關準

都省付下揚長孺揚次公揚幼輿狀奏乞故父揚
万里賜謚事今具下項一準嘉定陸年貳月拾珍
月禮部關據太常寺申準嘉定元年肆月拾珍月
勅尚書省送到故寶謨閣學士賜光祿大夫揚万
里男卓土臣揚長孺揚次公揚幼輿狀奏伏念臣
先父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贈光祿大夫臣万里寒遠書生蒙
高宗皇帝賜進士及第以忠義剛正直言敢諫受
知

孝宗皇帝淳熙間妙簡

東宮官僚

御筆親擢先臣万里為

太子侍讀凡先臣万里有所奏陳

孝宗皇帝嘉納如流先臣万里感激

主知未嘗不喜極而繼之以泣也又以忠義剛正
直言敢諫受知

光宗皇帝初登寶位首召先臣万里為秘書監屢
欲擢侍從官大臣有不樂者先臣万里不肯少屈
出為江東轉運副使因執章論事忤宰相從臣改
知贛州不赴力請祠祿尋乞致仕恭遇

皇帝陛下飛龍御天以先臣万里為

光宗皇帝潛邸舊人念其閑退一再收召先臣万里多病不能造朝疊蒙

聖恩即家除授為直學士先臣万里歷事四朝遭逢若此每思報

國念念不忘自女臣韓侂胄竊弄

陛下威福之柄專恣狂悖有無

君之心先臣万里常憤怒不平既而侂胄平章軍國事先臣万里驚歎憂懼以至得疾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孟秋之月嘗慨然上

奏極陳侂胄之女姦竟以壅闕不得自達而止開禧
二年歲在丙寅侂胄矯

詔生事開邊釁啓兵端臣等家人知先臣万里憂
國愛君忠誠深切而又老病恐傷其心凡聞時事
皆不敢告忽有族姪揚士元者端午節自吉州郡
城書會所歸省其親伍月杲日來訪先臣万里方
坐未定遽言及邸報中所報侂胄用兵事先臣万
里失聲慟哭謂姦臣妄作一至於此流涕長太息
者久之是夕不寐次朝不食兀坐齋房取春膏紙
一幅手書八十有四言其辭曰吾年八秩吾官品

吾爵通侯子孫滿前吾復何憾老而不死惡况難
堪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狼子野心謀
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

國無路惟有孤憤不免逃移今日遂行書此為別
汝等好藉息萬古萬萬古其後又書十有四言其
辭曰右辭長孺母子兄弟姊妹伍月八日押又自
緘封題去遺囑付長孺母子兄弟姊妹吾押既書
題畢擲筆隱几而沒實五月八日午時也臣長孺
臣次公臣幼輿得先臣万里遺囑泣血收藏是時
侂胄氣焰薰灼生殺自肆鉗制中外道路以目臣

長孺臣次公臣幼輿上則恐貽老母之憂下則懼
為家門之禍深思熟慮塞口吞聲抱恨茹哀不敢
赴訴自謂先臣万里齎志九泉銜冤千載忘身徇
國此意莫明不肖諸孤甘受不孝之罪已矣無可
言者矣誠不自料先臣万里亡沒之後未及兩年
天日清明姦臣竄殛
英斷奮發薄海歡欣

天憫神恫賜此幸會先臣万里之志於是時而可
明先臣万里之冤於是時而可白闔門老幼哀號
躡踊遙瞻

天關仰籲

天聰謹以先臣万里七沒之由具狀奏

聞仍以先臣万里遺囑刻石碑本連黏在前隨狀

上

進欲乞

聖慈特賜

睿覽將上件事迹

宣付史館使先臣万里遺忠大節暴白於天下後
世臣長孺臣次公臣幼輿志願畢矣孤苦餘生死
不恨矣臣無任叫呼控告痛苦悲摧祈

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先臣万里遺囑親筆見係
臣家收管乞賜宣取施行伏候

勅青肆月拾玖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宣付史館仍與賜謚今檢準淳熙參年肆
月拾伍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
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
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
家照會本寺今準宣教郎太常博士陳貴誼公文
擬撰到謚議壹本頭連在前伏乞省部備關吏部
照應淳熙參年已降

聖旨指揮施行申部所有謚議隨関前去今関請
照會一面施行一於當月拾玖日禮部連到太常
博士陳貴誼撰到謚文議曰昔孟子嘗稱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嗟乎人之同得于
天者始豈有不善哉所養一乖外物一汨臨利害

董若毫髮則將東馳西騫之不足寧復知有所謂
剛直大者如寶謨閣學士楊公其能以直養者歟
故推以事君則國爾以志家見之出處則尚義而
賤利作為文章則陋今而追古公奮由踈遠獨東
上知外則荐膺分符秉傳之行內則長蓬山位儲
案浸歷休顯然而宏謨劄上孤立直前即有弗合
則極人情之所難而不容挽初公嘗抗疏留右司
張扶而請罷少監韓玉又嘗援天無二日之說請
緩開議事堂孝廟悉嘉納之逮侑食之議一與衆
異進書序文既出公手而一時他有更革則連章

決退至煩宸指諭勉而沆弗少留也將漕江左
值

詔書令部內兼用鐵錢楮券則又上疏力爭言不
便狀竟坐易職於是杜門高卧几十有伍年恩詔
數起之而輒辭其學

宏其詩文日益峻古洪深奧衍自成一家蓋根抵
乎六經仁義而凌蹕乎百家諸子易傳貳拾卷多
先賢未發之蘊真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垂絕數
語痛憤時事遂忘其生公朝固已褒顯之矣嗚呼
賢哉夫士之所長自見者勉於暫則必變於後風

未見於立朝者其身在外則亦已矣至於臨死生之際而忠不忘君者幾何人哉其有若公之剛大不撓終始一節者乎雖弗至大用不得雍容獻替於內然即其言論出處而觀之與夫攬轡澄清之時斤遠權利人不敢有私請高風義既到于今凜然則公之所以能全是節者豈一日之積邪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實兼有斯美敢以為公謚公舊自號誠齋

光廟嘗大書以寵嘉之而海內人士舉稱公為誠齋先生而無異詞惟誠與節同出而異名者也其

為擇善而固執之義均焉公生則以誠稱沒則以節稱君子謂尊名之典於是為得其實謹議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於當年肆月拾叁日承 議即秘書省著作郎兼魏憲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傳撰到謚文議曰切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黃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餘則博學多識見於議論溢於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然嘗論之此八九公所

以光明雋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為貴也此八九公者出處不同用舍各異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有如王公學術政事雖負天下之責而高風特操固有一時諸賢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於時而垂於後也南渡以來世不乏人求之近歲若寶謨閣學士揚公者其真所謂有是文而有是節者乎公之文辯博雄放自其少月已盛行於世晚年所著

益復洪深其為詩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終而平澹
如長江漫流物無不載遇風觸石噴薄駭人蓋不
復可以詩人繩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
揚公之文矣其平生出處則初見知於
孝宗未久即去終見知於

光宗又未久即去

今天子乙再收召竟以老不復出始終四五十年
間非特不悅於流俗而已雖一時名卿賢大夫彙
征之際苟惟論議少異則亦未嘗少屈以徇之公
之節為如何哉昔人論蘓文忠公在元豐不容於

元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以為非隨時上下人公
其有焉公沒後二年其子長孺自言於朝謂公雖
已老不忘天下之憂及聞韓侂胄首開兵端為之
流涕歎息夕不寐朝不食手書八十四言以示子
孫皆孤憤訣絕之詞書畢自緘題之擲筆隱几而
沒長孺乞以其事宜付史館

天子從之且

詔有司定謚太常博士謚公文節道傳曰他人之
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
氣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於

近歲以來而無媿於江西先賢之盛也博士按道
德博文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當矣道傳尚何詞
謹議今來本官合行賜謚候

勅命指揮下日出給謚告付本家仍牒照會伏候
指揮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吏
部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贈光祿大夫楊万里牒奉

勅宣賜謚曰文節牒至準

勅故牒嘉定七年正月 月書令史許安善給令
史金友諒主事尹良佐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吳王
益王府教授兼權李考功郎中闕兵部侍郎兼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同詳定勅令官兼權
薛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勅令官兼權李侍郎闕侍
郎闕尚書兼大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汪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三終